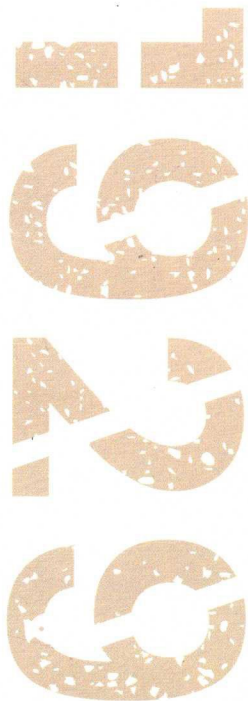


大撕裂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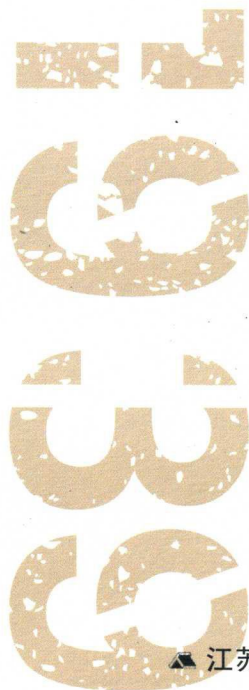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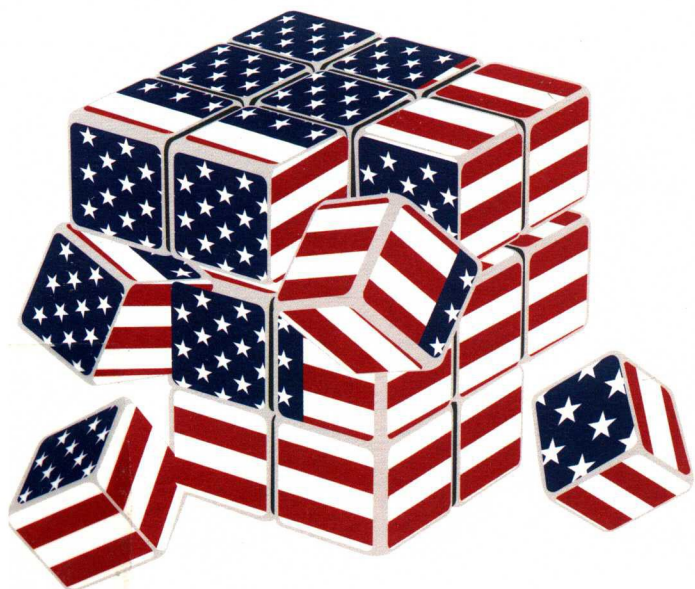
绝望与重生 1929-1939:
罗斯福新政、社会革命与战争危机

美国大学指定历史读物
媲美《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杰作



冲破保守与偏见，
新经济制度下的美国社会变革史

SINCE YESTERDAY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 著

秦传安 |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大撕裂时代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著

秦传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撕裂时代 / (美)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著;
秦传安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8
书名原文: Since Yesterday
ISBN 978-7-214-23169-7

I. ①大… II. ①弗… ②秦… III. ①美国—历史—
20 世纪 IV. ①K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9098 号

书 名 大撕裂时代
著 者 【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
译 者 秦传安
责任编辑 石 路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天津光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3169-7
定 价 58.00 元

总序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研究美国20世纪前半叶历史中读者最众且文笔独好的不多的几个史学家之一。就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绝对是莫大的成就：与得到众多读者的畅快阅读相比，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作者心怀感动呢？这大概也正是美国众多大学愿意将其著作列为学生指定阅读读物的原因吧。

艾伦一生著述颇多，但其最重要、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读者在这儿看到的《美利坚帝国成长三部曲》。他用翔实的资料、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国家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偏居美洲一隅上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之世界强国的全过程。对中国而言，大约可以从中借鉴良多。

作为本系列的第一部《大繁荣时代》，可以称之为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简史。史虽简，但影响却无比深远。当1919年美国《时尚》杂志预言“今后的流行趋势可能是裙子越来越短”之后，我们显然看到了个性解放、民主兴起、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以及妇女权益伸张的影子。事实上，这段美国全面繁荣的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今天回首审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借鉴。同样是对原有封闭藩篱的打破，同样是社会思想多元化和创新精神的展现，同样是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或许，这会令每个历史参与者感到惶惑甚至不安，仿若原本平静的水面被掷入一粒石子，涟漪蔚然，动荡却有趣；或如日暮炊烟的小山村铺进了第一条柏油路，探视村外已是每个人内心按捺不住的骚动。

所以，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猛然发现，原来那些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早已在那时种下了种子，并萌发出小芽：比如，令老年人深恶痛绝的“闪婚”；比如，令国民趋之若鹜的国外旅行；比如，青年人的早恋、中年人的婚外情；比如，让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抱怨的交通拥堵；再比如，泳装选美、高尔夫、网球、拳击……谁能设想，所有这一切竟然都在八九十年前的美国轮番上演过呢？

而本系列的第二部《大撕裂时代》，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时代。不知道是否算是巧合，那个时代竟然像梦一般在21世纪的今天开始重演。在那个当头一棒的年代，道琼斯指数暴跌达90%；曾经牛气冲天的大企业的股票纷纷缩水；数以万计的人们顷刻间财富蒸发、穷困潦倒；超过5000万人从此失去工作；数以十万计的企业纷纷破产……我们不知道今天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某些借鉴？现时代的知名人物，像格林斯潘、恩道尔已经在预言：我们将面临一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机，甚至远胜于20世纪20年代那次绝望的萧条。对此，我们只能盼望，希望下次的危机不会似过去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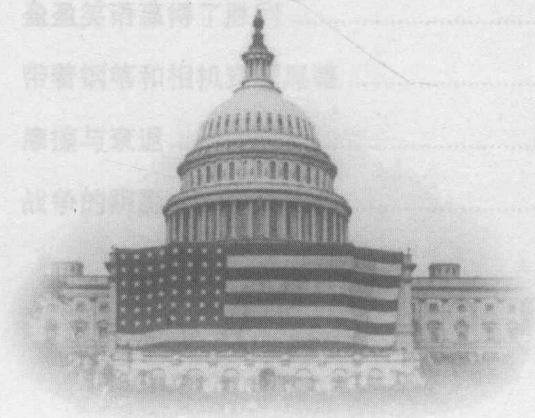
本系列的第三部《大变革时代》，则跨越历史，给出了美国通过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和转型，最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全景。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19世纪，令全球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主要是欧洲），那么，20世纪前半叶则实现了世界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老欧洲已经日暮寒秋，逐渐地退出了主导全球的舞台，而美国则如新星，冉冉升起。除去主导思想的改变，我们应该更容易看到全球经济实力的消长。经过50年的发展，美国经济从万花筒般的大繁荣时代，经历大衰退时代的痛苦转折，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上升，社会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在这50年间，美国人均收入从不足500美元，增加到1600美元；汽车拥有量从13000多辆暴增至4400万辆；地铁建设也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完成。在社会层面，民众权利得到基本保证，社会保险已经广泛普及，童工已经被禁止，黑人和妇女也从法律角度得到了公民的全部

权利，为底层利益呼吁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给保守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思想、社会 and 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变革，为美国的最终崛起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对此，艾伦认为，“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就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广大的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在这里，我不能对全书做出更好的描述，亲自阅读肯定能使你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虽然作者的部分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从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些对自己、对本国可以借鉴、可以警示的东西，则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历史使命。

第3章	跌跌不休	43
第4章	政府的改变	秦传安
第5章	新政蜜月	99
第6章	气候变了	125
第7章	改革，还是复兴？	155
第8章	当农场被砍伐的时候	185
第9章	盈盈笑语赢得了胜利	205
第10章	带着钢笔和相机	237
第11章	磨难与衰退	265
第12章	战争的阴影	295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序曲：1929年9月3日

第1章	序曲：1929年9月3日	1
第2章	繁荣已经远去	21
第3章	跌跌不休	43
第4章	政府的改变	73
第5章	新政蜜月	99
第6章	气候变了	125
第7章	改革，还是复兴？	155
第8章	当农场被吹走的时候	185
第9章	盈盈笑语赢得了胜利	205
第10章	带着钢笔和相机穿越黑暗	237
第11章	摩擦与衰退	265
第12章	战争的阴影	295



第1章

序曲：1929年9月3日

是，从缅因州的海岸，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灼热的阳光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

昨天是劳动节。昨夜，当这个长周末假日结

束的时候，通向美国大都会

市的郊区公路简直是拥挤得

动弹不得，人们回家探亲思

念旧雨新知，回到故乡，回

到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

生长的地方，回到他们成长的

地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

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

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

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

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

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

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

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

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

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

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

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

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

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

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

方，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

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

他们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

出生的地方，回到他们出生



吃过早饭，你来到

后的男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比后来那些年里要多一些，而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却远没有后来那么

多。然而女人的确有所不同，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无腰、无

腹、微曲，那时候会有前胸敦实，臀部敦实，臀部敦实，臀部敦实，

臀部敦实，臀部敦实，臀部敦实，臀部敦实，臀部敦实，臀部敦实，

你是否还记得1929年9月3日你在干啥？

多半不记得吧，除非你有着非凡的记忆力。

让我来勾起你的回忆吧。因为，要想理解美国人的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就必须首先回想一下，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前——也就是在那场导致了大萧条的金融恐慌之前——事情是个什么样子。要做这件事情，最方便的办法，大概就是想象自己重新生活在1929年的某一天：瞧瞧事情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扫一眼报纸、杂志和书籍，留心一下人们头脑里所关注的、设想的、期待的是什么，带着你今天的眼睛、耳朵和知识视角去做所有这些事。

我选择1929年9月3日，作为我们将要重访的日子，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大牛市达到了顶点：如此长时间地、如此猛烈地一路狂奔的道琼斯指数，创下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如果说有哪个日子，可以代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还有投机——浪潮在这一天达到了其高高卷起并迅速坠落之前的最高点的话，那么，非1929年9月3日莫属。

好吧，那就让我们回到这一天，打量打量我们周围吧。

2

那是异常闷热的一天，是192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然，其他地方并不这样：在远西地区和南方，气候宜人，温度适中。但

是，从缅因州的海岸，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灼热的阳光不依不饶地炙烤着大地。

昨天是劳动节^①。昨夜，当这个长周末假日结束的时候，通向美国大城市的郊区公路简直是拥挤的噩梦，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满载着晒得黝黑、热得难受的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一整夜都在朝城



里的方向缓慢地爬行，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怒火中烧。在新泽西通向纽约的公路上，交通流彻底停滞了，以至于数以千计的人眼瞅着几个小时也到不了“荷兰隧道”，便只好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了纽华克或霍伯肯，改乘地铁完成他们的这趟旅行。火车站里也挤满了人——不光是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而且还有从露营地集体返回城里的男孩女孩；劳动节的交通从未这样拥挤过，或者说，劳动节旅行的集体不适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当然，那会儿还没有装空调的汽车。）

当你度过一个无风的夜晚之后，在9月3日星期二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安慰。它是这样说的：“今明天晴天，气温依然很高。”你注定在劫难逃：纽约的气温是34.5度，芝加哥、底特律和堪萨斯城是32度，圣路易33度，明尼阿波利斯34度，波士顿36度。

吃过早饭，你来到大街上。你见到的那些男人，看上去跟10年之后的男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说他们当中衣领笔挺、身着马甲的人比后来那些年里要多一些，而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却远没有后来那么多。然而女人的确有所不同，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无胸、无腰、无臀；就算你能看到少数几个女人还算接近理想，但至少，她们

堵车

1929年9月3日
（劳动节）
（堵车）

① 译者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节日，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1929年的街
景(纽约第42
大街)

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儿。梅·韦斯特的曲线尚未发挥全国性的影响。腰部——如果那也能叫作腰的话——跟臀部一样浑圆。裙子很短，只比膝盖低那么两三英寸：比她们在1939年之前想要一短再短的还要短。(新款晚礼服无背无袖，有嵌布片、三角布或拖到脚踝的垂饰，但礼服本身还是很短。)每件上衣都有V型领，就连针织套衫几乎也都有。如果这是一个冷

天，而不是夏天最热的日子，你就会看到，每个女人都用力地包住自己，缩进她紧紧包裹的外套里。女人的帽子是一个小小的头盔，刚好紧贴着后颈窝，并如此严密地把脸围住，以至于一个女人头部的侧视图除了眼、鼻、口和下巴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两缕头发装饰着脸颊——还有头盔。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剪短发，但被人们认可的样式是：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再把它拽向前面遮住耳朵。

在一座大城市里，你可以在商店购物者当中看到一两个穿裸背装的女人，以及几对穿长袜的大腿，因为晒黑的狂热正以它的新奇而盛行。正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一个太阳崇拜的年头……全世界都在追求晒黑。”然而，你不得不长时间地观察，却还是很难发现任何带颜色的指甲；这一时尚还是未来的事。

从你身边汹涌而过的汽车都是有棱有角的；它们当中没有流线型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方顶，后上方的角几乎没有丝毫的圆滑；挡风

玻璃是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散热器的前方是垂直的、扁平的。没有突起的或圆形的前端，没有倾斜的后背，没有通风设备。

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区，你走不了多远就能听到打铆机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因为，尽管佛罗里达繁荣已经在1926年崩溃，而且郊区发展的繁荣自1927年之后也有所放缓，但公寓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建设繁荣依然在全速前进。打铆机声最喧闹的并不在穷人区，而是在大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因为，柯立芝—胡佛繁荣这最后的投机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正是那些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操纵者。你看到的那个在大街上高高升起的钢梁网，将成为一幢奢华的公寓大楼；那个人行道被屋顶遮蔽、蒸汽挖土机正狼吞虎咽的地方，是一幢摩天大楼的地基，它将接纳经纪人事务所、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抵押债券的销售商。

在纽约，人们推倒了历史悠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为的是给摩天大楼的终结者——帝国大厦——腾出地方。小约翰·D·洛克菲勒让闷声干活的建筑师们为一个大中心区的开发画出了初步的平面图，他希望有一座新的歌剧院作为它的核心特征（此时，他尚不知道，歌剧未来会衰微，他巨大的投资将会以新的形式化身为一座“无线电之城”）。克莱斯勒大厦和另外几幢主要的摩天大楼依然耸立。其他大多数美国城市都在竭尽全力效法纽约的疯狂，为的是让钢铁与石头的纪念碑越来越高耸入云，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能表现这个充满自信的投机金融的时代。

正当你继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个家伙吹着口哨打你身边经过，他吹的曲子是《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眼下，这支曲子正跟《异教徒情歌》(*The Pagan Love Song*)和《流浪爱好者》(*Vagabond Lover*)在流行程度上争高低。

这儿是电影院，正在大肆宣传阿尔·乔尔森主演的《以唱代说》(*Say It with Songs*)；街对面的另一家电影院在为《咱们的摩登少女》(*Our Modern Maidens*)做广告，主演是琼·克劳馥（此时的她尚处在轻率冒失的人生阶段）和罗德·拉罗克。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布尔多克·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中的罗纳德·考尔曼。

熙熙攘攘的
电影院(华盛顿
特区)



这部电影被宣传为考尔曼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这一事实证明了声音对电影的入侵尚未完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依然存在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制片人们到处搜寻能够差强人意地用声音表现角色的演员，百老汇的舞台名角都纷纷移居好莱坞，但摄影棚依然在笨手笨脚地实验这种新媒介，批评家们依然把“有声电影”看作是一个笨拙的暴发户。当你老家的电影院屈服于时代的趋势，也给自己拉起电线、接上音响的时候，刺耳的噪音有时候确实令人吃惊。演员荒唐可笑地口齿不清；在“无声的连续镜头”之后，突然爆发的歌唱常常荒腔走板；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在本期《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玻璃的叮当声，手枪的射击声，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洗牌的哗哗声，听上去全都差不多。”

然而，这种新媒介正在稳定地改进；事实上，在这个工业技术进步神速、商业冒险大胆进取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由得怀疑：有声电影会不会很快就被电视所取代。塞尔迪斯先生写道：“至迟在12~18个月之内，有声电影将不得不面对家庭有声电影放映机的竞争……在之后的一年里，我们或许就有了简单而且比较便宜的机器(如今正在完

善)，带有一个小屏幕，摆放在家里收音机的旁边，电影从一家中央电台放映。”

这天夜里如果你正好在纽约的话，舞台多半比电影更对你的口味，《街景》(*Street Scene*)已经上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部对战争的可怕回忆《旅程的终点》(*Journey's End*)也是如此，这部戏你没准更喜欢，倘若你喜欢眼下最流行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的话。埃迪·坎特在主演《狂欢》(*Whoopie*)，你可以在《抓住一切》(*Hold Everything*)中见到伯特·拉尔。倘若你喜欢首演之夜的热闹，你可以去参加音乐剧《甜蜜的艾德琳》(*Sweet Adeline*)的首演式，这部戏为一种正在萌芽的趋势提供了例证：乡愁情怀重新向欢乐90年代的情感回归。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夜晚，如果你更愿意安静地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的话，你可以听菲达交响乐团、纯油乐队、惠特曼的老金乐队，或者弗里德管弦乐队。广播剧的技术尚不完美，你也听不到世界范围的广播，但以鲁迪·瓦利领头的低吟浅唱派歌手正通过无线电波大显身手。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依然高达135美元，价格便宜的小收音机尚未走向市场。然而，在这些繁荣的时期，收音机依然被人们大量购买，也不管它们的尺寸和价格，而且，已经有1,2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3

我们来看看报纸吧，它们没准可以帮助我们找着北。明天早晨的通栏标题将会说点今天的啥事呢？

它们大概会同意：1929年9月3日最令人兴奋、最重要的事件——除了翻滚的热浪和纯粹地方性的事件之外——是英国首相的演说，一场高尔夫球比赛，以及两次航空事件。

首相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他的演说是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

麦克唐纳首
相和夫人到
访美国



发表的。(是的，在1929年的国际关系中，国际联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几乎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麦克唐纳在演说中宣布，英美之间为限制海军军备而举行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且，全面协议似乎近在眼前。他希望不久之后访问美国，以促成这一协议。(他会来的，就在不久之后，他和胡佛总统将在胡佛的乡村营地附近、拉皮丹河边的一截圆木上坐下来交谈。)

1929年的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一个尚没有希特勒的世界上达成一致——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的长期努力中的一系列事件。德国仍是一个共和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向德国收取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即将被不那么苛刻的“杨计划”所取代；法国——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依然占领着莱茵兰。日本尚没有进入满洲地区，更别说全面入侵中国了；意大利也没有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尚没有被内战所撕裂；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小撮吵吵闹闹的褐衫党人当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首领，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

诚然，还是有大量的紧张。国民情绪高涨，过去几年来，关注国际事务的学者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预言一场大战。就在此时此刻，中俄之间就存在严重的战争威胁。墨索里尼正在做着他的帝国大梦；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的暴乱；甘地让印度的英国人头疼不已。但总的来说，1919年在凡尔赛划定的界线依然被遵守着，民主国家依然傲视群雄。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比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演说更加令人兴奋

的，是9月3日的另一桩头版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举行的“全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举世无双的博比·琼斯就在那里，在预选赛中与吉恩·霍曼斯一争高低。琼斯会不会顺利地第15次赢得全美业余冠军的头衔呢？（他赢不了，明天他将被约翰尼·古德曼所击败，反过来古德曼又会败在19岁的小将劳森·利特尔的手下。要到下一年，琼斯才能够重振雄风，拿下英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美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全都在同一个赛季。）而在眼下，琼斯是否会赢的问题，是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心中所惦记的问题。因为，高尔夫球作为一项商人的运动，如今正处在它的全盛期。多年来，雄心勃勃的经理人们被培养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穿着灯笼裤消磨下午的时光，不仅提供了享乐，而且还提供了有益的商业接触，乡村俱乐部正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越来越花费昂贵，越来越多地抵押会员的债券。

两次头版航空事件中，一件是喜事，一件是灾难。喜事属于伟大的德国飞船“齐柏林伯爵”号。在周游世界之后，它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从雷克赫斯特越过大西洋至腓特烈港；到9月3日早晨，它已经完成了大西洋穿越，西班牙小镇上的一些观察者看到它漂浮在头顶上，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船舱被照得亮堂堂。齐柏林伯爵号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证实了轻航空器飞行的可能性，以至于帝国大厦的设计者们打算在这幢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建一根系泊杆；他们将在12月11日早晨以一句有点言之过早的预言宣布他们的决定：“帝国公司的董事们相信，在较短的时间内，齐柏林飞艇将会建立跨大西洋、跨大陆和跨太平洋航线，很可能还有一条从纽约港到南美的航线。建筑要着眼于未来，我们决定竖起系泊杆。”



齐柏林飞船

与齐柏林伯爵号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月3日的那场空难：跨大陆航运公司的一架飞机在新墨西哥州遭遇雷暴坠毁，损失了8条人命：对于重航空器飞行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

你可能被“跨大陆”这个词给误导了。在1929年，尚没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空中客运服务。这年夏天，跨大陆航运公司聘请林德伯格上校为顾问，与宾夕法尼亚和圣达菲铁路公司合作，开始了一项开创性的服务：乘客乘夜班火车从纽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白天乘飞机从哥伦布市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威诺克市；再乘另一趟夜班火车到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市；然后继续乘飞机到西海岸。在报纸的广告上，你可以看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正从“空中快车”上下来，这项服务把纽约到洛杉矶的旅程缩短到了破纪录的48小时。不允许夜间飞行。然而，眼下，在航线开通的第一个夏天结束之前，一架福特三引擎大飞机坠毁在新墨西哥州的泰勒山。这次空难对羽翼未丰的航运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自从林德伯格1927年飞到巴黎之后，空中冒险家们便大胆地越过大洋，飞机公司的股票一路飙升，邮政局成功地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空运邮件；但美国的乘客飞行依然处在危险的、不可靠的幼年期。

记录1929年9月3日所发生事件的报纸，还包含其他一些有趣的消息。你会从报纸上得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为审判16名罢工者和所谓的共产党人（罪名是谋杀警察局长）而选出了一个陪审团。（是的，20年代偶尔有激烈的劳资冲突，尽管工会主义声势尚弱，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成员数不断减少，激进主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此时尚没有产业工会联合会。）你会得知，此时还不是海军上将的伯德中校，眼下正在小亚美利加等待飞跃南极。你会发现，贝比·鲁斯依然是棒球场上的顶级高手：尽管他在9月3日并没有打出本垒打，但迄今为止，他的40个本垒打的纪录依然无人打破：吉米·福克斯是31个，卢·格里格是29个。比尔·蒂尔登有希望在森林山赢得业余网球锦标赛冠军（他会第7次赢得这一头衔），但是，他称霸江湖的时代——就像博比·琼斯和贝比·鲁斯一样——已经来日无多（他的第7个冠军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冠军）。从报纸的社会专栏中，